



文革时期,陈伯达(左)在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工作 资料图片

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

本文作者王文耀、王保春原系陈伯达的秘书,1970年,随着陈伯达的失宠,他们二人也失去了自由。1978年,“二王”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工作。1981年陈伯达假释之后,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。当时,陈的家已不存在。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,怎么联系,就成了问题。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。

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想到王文耀和王保春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,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他们。1989年9月,陈伯达去世,他们二人参与了处理其后事的全过程。多年后,二人撰文回忆了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。

陈伯达吃饭时突然去世

1989年9月20日,是一个阴雨天。我们正在吃饭,突然得到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。

我们俩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,见到了陈的儿媳兰华和孩子。兰华哭着诉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:中午吃饭时,陈在餐厅吃,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,忽听到餐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,接着“咚”的一声,兰华赶紧过去,只见陈坐在椅子上,头靠在墙壁上,嘴里吐出食物,脸和嘴唇都发紫。

兰华扶起陈的头,大声喊他,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。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,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,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,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,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(陈伯达的儿子)。

卫生站的大夫来后,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,正准备打葡萄糖针,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。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,已经没有血压了,再翻开眼皮一看,瞳孔已经放大。陈大夫说没有救了,准备后事吧。

兰华说,她当时失声痛哭,不知所措,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、公安局的萧健同志、住地派出所所长等人,共同商量决定,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,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。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,将陈的遗体抬下楼,送上了车。

有关领导让陈伯达的儿子对后事不要提要求

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,现在陈已经去世了,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,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。

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,已是晚上9点钟了,他正在看电视,见我们这样晚来,有些诧异。当我们把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,他半晌没说话。待了片刻,他慢声地问我们: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?

我们答:85岁了。
他说:他什么时间出的院?
我们说:今年春天。
他说:从19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,他还写了些什么?
我们说:可能写了些什么,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,而是向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,不知写了些什么。
他转了话题说:告诉晓农,处

理后事,不要提什么要求,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。骨灰看放在惠安(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)还是什么地方?家属可斟酌一下。家属都应通知到。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?刘生了两个孩子吧?

我们说: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,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,还给周总理看过,不知算不算数。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。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,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,受了惊吓,不敢再与陈联系。

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财务状况。我们说: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。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,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,19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,还有两万多。听晓农说,这些稿费1985年已发还了。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,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,但小弟没要,让给了晓农。晓农工资低,兰华为照顾陈,又留职停薪几年,经济较拮据,发还稿费就好过些,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,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,用去一些钱。

谈了大约一小时,我们就离开了。

陈伯达的遗像是后期制作的

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,天气一直很冷,阴雨不断。陈晓农说文史馆(陈伯达服刑期满后,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)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,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,一切要从简,现场不挂横幅,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,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。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,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,没有找到。时间很紧,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。在此情况下,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。

25日在保春家中,几个人按照文史馆交代的精神,商量决定:

1、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,自愿参加;

2、准备一张遗像照片;

3、老人的外衣,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;

4、送花圈、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。

大家商量后,马上分头准备。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,告诉他们遗

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。陈伯达平时不喜照相,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,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,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,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,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,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。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、曹永和的帮助下,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,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。

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电台对陈伯达去世之事进行了报道

9月28日早上,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,推到化妆室里排队。由于前边排队等化妆的遗体不少,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,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地说了陈的名字,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,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,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,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,垫在陈的头下。

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旧中山服装,平躺在鲜花丛中,身上盖着白布单,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,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,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:“悼念陈健相先生”。刘叔宴因病没有来,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。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:“亲爱的爸爸安息吧”。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,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。

告别室内气氛肃穆,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,当当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,失声痛哭时,全场一片恸哭声。

告别仪式中,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,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。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:“就这样完了!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!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!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,而他就这样走了。”

陈伯达去世之后,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进行了报道,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。

10月1日《北京日报》第二版发了条消息:“陈伯达因病去世。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,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,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。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。”

几天后,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,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,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,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。

王文耀 王保春 / 文
摘编自《世纪》2009年第5期

2009年3月中旬,上海嘉定街道上的一些路灯杆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特殊的寻人启事:“2002年8月2日,在永鸿制衣厂附近,一个身穿天蓝色长裙的女孩遭到一名本地工人的强暴。不久,女孩结婚随后生下了一个女孩。然而不幸的是,如今小女孩得了血癌,却难以找到最佳配型。”启事说,如今,只有孩子的亲生父亲才可以救他,孩子的母亲恳求当年的肇事者站出来,挽救女儿的性命。这个寻人启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

强奸犯现身 为亲生女捐髓救命

不得不说的秘密: 女儿的生命系在强奸犯身上

张贴寻人启事的人名叫赵蕙,今年28岁。2008年8月中旬,赵蕙6岁的女儿圆圆突然发起高烧,浑身乏力。医生最后确诊圆圆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

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,圆圆无一丝康复的迹象。更让赵蕙夫妇揪心的是,主治医生蔡建中告诉他们,圆圆的干细胞也出现了严重问题,如果不做骨髓移植手术,孩子的性命怕是保不住了,但这至少需要40万元的治疗费用。雪上加霜的是,2009年春节前夕,赵蕙的丈夫又在工地上因操作不慎不幸身亡,只留下7万元的赔偿款。

赵蕙坚强地挺了过来,她知道,自己是圆圆唯一的靠山啊。丈夫用生命换来的钱,刚好凑够了手术费。当交齐费用后,蔡医生说,可以寻找最佳骨髓供者为圆圆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。然而,结果却让赵蕙大失所望,因为她和其他亲人所做的骨髓匹配实验,没有一个合适的。

赵蕙流下了绝望的泪水。蔡医生同情地说:“圆圆真是太可怜了,要是她的父亲还在,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!”突然,赵蕙像是受到了某种启发,抓住蔡医生的手,急切地问:“您是说,她父亲的骨髓是合适的?”医生说:“可能性很大,但是她父亲已经……”

“圆圆有救了!”赵蕙激动地惊呼,蔡医生不解。因为圆圆危在旦夕,赵蕙不得不说出了尘封多年的隐情:原来,赵蕙出生在上海嘉定南郊的一个农家。2002年,22岁的她在距家两里路的一家服装公司上班。8月2日那天夜里,家里突然打来电话,说是父亲的病情加重了,要赵蕙赶快回家。没想到在路上,碰上了一个醉酒的男子,那个男子乘着酒劲强奸了她。

赵蕙本想将事情隐瞒下来,可是,两个多月后,她出现了害喜的症状。去了医院,却被告知,已经过了打胎安全期,加上赵蕙体质不是很好,现在做流产手术会有生命危险。无奈之下,母亲让亲戚在上海崇明县农村给赵蕙找了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,叫王力明,当即把赵蕙嫁了过去。几个月后,赵蕙生下了一个女孩。王力明对女儿视如己出。谁知命运再次捉弄了赵蕙,女儿得了血癌,善良忠厚的丈夫也撒手人寰。

听完赵蕙的讲述,蔡医生道,“可是事情过去了几年,你上哪儿去找当年那个男人呢?即便找到了,他会冒着颜面扫地、家庭破裂并且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站出来吗?”赵蕙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为了女儿,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”

紧急“寻人启事”: 当年的强奸犯你在何处

事实上,强奸她的那个人就是上海市本地人,名叫黄觉,那次,他和同事一起吃饭,酒过三巡,就喝醉了……事后,黄觉既愧疚又害怕,后来见没什么动静,便辞去了原来的工作,跑起了出租车。

一年后,黄觉通过朋友的介绍,认识了一个叫李倩的女孩,两人很快结了婚,并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然而这天,黄觉正开着车在街上转悠,多次见有人围着电线杆上的纸条议论纷纷,出于好奇,他停下车走了过去,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到了那则寻人启事。这则启事就像平地的一声惊雷,炸得黄觉的内心五味杂陈,这几年

来,他曾深深地自责过,并在心里祈祷,希望那个姑娘平安无事。他万万没想到,那个可怜的女孩竟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怀孕了,并抚养了原本不该有的孩子。

看到这则启事后,黄觉几次都有拨通蔡医生电话的冲动,但他心里清楚,这意味着自己将面临社会的谴责、家庭的解散,想到这些,黄觉更加惴惴不安起来。

天道酬善: 生命与灵魂上演完美互救

一天傍晚,黄觉忍不住在公用电话亭以一个热心人的身份拨通了蔡医生的电话。蔡医生告诉他,女孩的病情一天比一天糟糕,她随时都可能生命有生命危险。最后蔡医生伤感地说:“哎,真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够等到她亲生父亲出现的那一天。”这话深深触动了黄觉。

那天晚上,黄觉鼓起勇气,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。最后他说,“我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女孩的亲生父亲,现在或许只有我能救她了!”李倩听完后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:这么朴实的一个人,怎么可能是令人鄙夷的强奸犯呢?

李倩带着孩子当晚回到了父母家里。当她把黄觉的一切告诉父母时,这对年过五旬的夫妻在盛怒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他们告诉女儿,“愤怒之后,你想过没有,他现在能够挺身而出,其实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,这说明他的良心并没有泯灭。你是希望要一个曾经犯下错误,现在能改过的丈夫,还是要一个把罪恶埋在内心,并且继续错下去的丈夫?”李倩沉默了,稍微冷静一些后,李倩又想到了医院里那个命悬一线的小女孩,她是多么的无辜啊。第二天一大早,善良的李倩回到了黄觉身边,看着眼睛布满血丝的黄觉,她坚定地说:“我陪你一起去!”

2009年3月25日,赵蕙终于盼来了黄觉。她冲了过去,一把抓住他的胳膊,那眼神异常复杂,有怨恨、有气愤、有希望,也有感激。很快,泪水就淹没了她的眼眶:“快救救我的女儿,救救她……”

随后,医院紧急配型,结果让众人惊喜,配上了。医院很快安排了手术。黄觉的骨髓输入了圆圆的身体,没多久,圆圆就度过了危险期。

然而,公安机关很快介入了调查。原来,黄觉悄悄去了公安局投案自首。警察找到赵蕙,要她协查多年前的那起强奸案。但无论警方怎样询问,赵蕙都矢口否认被强奸。她说,“我们当年是恋人关系,那是我自愿的,事后他不负责任,我恨他,但现在他救了我的女儿,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了。至于寻人启事上写的,那只是为了引起周围更多人的关注,以便尽快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。”由于缺乏证据,当事人也不再追究责任,黄觉最终被免于控告。

至此,赵蕙完全原谅了黄觉,并邀请黄觉夫妇跟蔡医生到家里做客。但那一天黄觉夫妇没有来,而是托蔡医生带来一封信,在信中黄觉愧疚万分地写到:“我不能再打搅你们母女俩平静的生活了,希望你和圆圆开心每一天。我知道,你接下来的担子还很重,如果遇到什么困难,请告诉我,我跟我的妻子都十分愿意帮助你们。同时,我也非常感激圆圆,是她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”

西门吹雪/文 谢绝转载